

邵志择 著



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

近代以来圣诞节在中国的节日化

*From the Foreign Winter Solstice to the Holy Birthday:
How Christmas Become a Celebratory Festival in China*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

近代以来圣诞节在中国的节日化

From the Foreign Winter Solstice to the Holy Birthday:
How Christmas Become a Celebratory Festival in China

邵志择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是关于圣诞节自近代以来如何逐渐在中国的部分都市里成为一个商业化节日的研究,时间跨度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改革开放以后。最初耶稣诞辰被上海、江浙等地的人们称为“外国冬至”,到民国时期,耶稣诞辰逐渐被称为“圣诞节”,这个称呼一直沿用至今。与此同时,圣诞老人、圣诞树、圣诞大餐以及圣诞舞会等节日要素也都在上海等地逐渐流行,其商业性非常突出。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节日又在商业化的推动下流行起来,以至今日。本书的主题在国内尚未见系统的研究,作者对圣诞节在中国流行的梳理较为详细,对其所遇到的文化回应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近代以来圣诞节在中国的节日化 /
邵志择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ISBN 978-7-313-20213-0

I. ①从… II. ①邵… III. ①圣诞节-影响-
节日-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①K891.1②K8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6751 号

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

——近代以来圣诞节在中国的节日化

著 者:邵志择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版人:谈毅

印 刷: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66千字

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20213-0/K

定 价:68.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4.5

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5-83657309

前 言

有两件亲历的事触发了我对圣诞节的兴趣，分别发生在 1998 年和 2004 年。

1998 年圣诞夜，我和妻子应邀参加一个圣诞晚会。晚会在一家大型百货商场的顶楼餐厅举行，那里临时改成了音乐舞厅。我们九点多进场，人已多得几无插足之地，人声鼎沸，音乐在旋转彩灯的晃动中似乎也有些失真。正当我们想找个角落的地方坐下时，忽见大厅一角冒出烟来，起初以为是故意施放的，很快便发现现场乱作一团，有人在往外跑。真是着火了！我们也夺路而逃。跑到街上，见商场门口有许多身穿红衣头戴红帽的人在散发广告纸，有的则卖红帽子和其他东西，那便是“圣诞老人”了，虽然他们很年轻。抬头看大楼，并没有烟冲出来，商场里照样人潮涌动，似乎也没有警报。原本想过会再上楼去继续娱乐一下，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回家了。

2004 年，儿子三岁。圣诞夜，我们带他去参加他的第一个圣诞晚会。从家里出发，原来不到二十分钟的车程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堵在车上看前后左右，也都是车和入。我把妻儿送到延安路上的目的地之后，独自到了西湖以西茅家埠边上的三台山。这里黑黢黢的，山林之间隐隐有路灯惨白的光亮，看不到一个人影。那天晚上很冷，山林间寒意尤冽，那里又是张苍水、俞樾、陈夔龙诸人的窠窠所在，所以格外使我清醒。

我站在林间的路边想：究竟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这么热衷于过圣诞节的？



我自己开始过圣诞节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1988 年圣诞夜,我曾到杭州著名的基督教堂思澄堂去看热闹。思澄堂在那个年代是杭州比较热闹的宗教场所,周末都有活动,每年平安夜和圣诞日更是人满为患。我好不容易挤到了里面,看了弥撒仪式,唱诗班的孩子们天籁般的声音至今仍有余音在我耳中。那一年我还与同学合伙在校园里贩卖过圣诞卡和贺年卡,赚了几个小钱。至于学校里的圣诞舞会,因平常周末也常跳舞,自然是不会放过的。但也仅此而已,没有留心过杭州街头是否也有圣诞大餐或圣诞舞会。2011 年开始准备资料的时候,翻阅图书馆里收藏的旧报刊,发现那时杭州的圣诞大餐也颇流行,当然价格不菲,即使我当时知道也是吃不起的。现在回想,1988 年是很特殊的年份,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到这一年达到顶峰,圣诞节也以这一年最为热闹,这是我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有自己的经历作附证。

那时别的城市如何过圣诞节我没有切身的体验。来到麦迪逊以后,曾问过同在这里访问的几位学者,他们大多是到大城市上大学或读研究生以后才接触到圣诞节,可见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很多小地方、小城市的学生还不知道圣诞节这回事。我记得曾在香港《文汇报》上看到一篇上海学者写的文章,作者是从山东到上海念书以后才对圣诞节有了兴趣,而作者的一个三十多岁的朋友告诉她,在他能记事的时候,就知道过圣诞节了。这个“他”是上海人,算起来他知道过圣诞节的时候大概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吧(这篇文章刊于 2002 年 12 月 25 日)。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社会乐于接受一切来自西方的事物,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社会风气,愚人节和圣诞节就是在这时候和这样的风气中来到中国的,我和同学都从中取乐,但是并不深究。说实在的,当时对这两个洋节的来历所知甚少。流行文化之所以流行,也许正在于人们在无意识中的接受,如果人人都认真追究每件事情的根源,大概是不会有流行文化的。我自己早已不过圣诞节,反倒有兴趣来了解它是如何进入中国的,又是如何在中国流行起来的。

2013 年 8 月,我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做访问学者,此前一年在国内已经收集了大部分资料,准备利用这段时间专注于写作。麦迪逊冬天太极冷,又遇几十年来美国北部地区最冷的冬天,国内有人调侃电影《2012》中的情景已成为现实。最冷的那几天零下 30 度左右,吓得我不敢出门半步。困在屋内的好处是码字有充裕的时间,我经常是看看窗外的飘雪,低头打几个字。一个冬天下来(将近六个月!),初稿也基本上完成了。

在麦迪逊期间,我和同专业的访问学者曾与当地的媒体和宗教界人士有所接触,他们对我的研究选题颇感兴趣,向我询问中国人过圣诞节的情形,对中国人居然热衷于过他们的节日感到十分惊讶。使我惊讶的是,麦城街头的圣诞节气氛竟远不如杭州或上海等国内城市热闹,主要街道有一些彩灯,商店里稍微热闹些,圣诞花(poinsettia)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梅西百货商店门口照例有一个圣诞老人接待孩子,如此而已。当然,对美国家庭而言,这自然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我住的地方附近住宅的门口树上或墙头都挂着彩灯,在雪夜中安静地一闪一烁,只是绝无中国人过年爆竹、烟花的震响,因此也没有中国人熟悉的那种节日气氛。不过,我在那里体会到了美国圣诞文化中的博爱精神。有三件事值得一说。一是我们应邀参加了教堂提前举办的一个圣诞晚会,参加者大半是中国人,还有专门来与外国友人联欢的美国志愿者。第二件事,我在晚会上结识了一位在菲律宾传教30年的教士Lee,他刚退休回美国。他知道我一人在此,过了两天写了封信给我,邀请我在圣诞日到他家去作客,并表示要开车来接我。我因为事先已有安排,婉谢了他的盛情。还有一件事,就是退休记者Gordon先生请我们十几位访问学者还有几个孩子到他家提前过圣诞节。他和夫人Anne极为友善,不仅准备了丰富的吃食,还为我们每个人精心制作了圣诞照片册页。另外还有一位单身的女士Rose也赶来与我们相聚。正是Gordon先生和Rose女士,在大半年里为我们安排并陪同我们参观了几乎所有麦迪逊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而圣诞册页就是我们数次参观的照片。Gordon先生和夫人Anne,以及Rose女士、Lee先生,让我感觉到异国的圣诞节是温暖的。

我要感谢潘忠党老师和田竹林老师,他们是我们这些“麦屯支部”成员的精神领袖和生活指导,我们在他们Middletown温暖的家过了一个完全中国味的中国年。我们也在美丽的威州一起看了许多乡野风景。戴斯哲(Joe Dennis)为我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访学的机会,当然要特别感谢。他的中文很好,我们交流过各自研究的内容,也一同参观过博物馆。也要感谢他的夫人Laurie Dennis,她是威大中国项目部(China Initiative)的负责人之一。戴斯哲从事中国明代研究是受了Laurie喜欢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原来是学法律的,原本可以做律师赚许多钱,最后却安心坐冷板凳研究明代中国的出版和书院藏书等文化现象。威大图书馆中文部的徐女士(Diana Xu)热情地帮助我了解馆内



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近代以来圣诞节在中国的节日化

中文资料的收藏情况,指点收集资料的门径,并听取了其所体会到的美国圣诞精神。还要感谢同在麦迪逊度过美好时光的访学好友,他们是张建、邹军、沈荟、张杰、章平、吴贇、朱金玉、杨席珍、叶欣、丁苗苗、赵凌,以及曾在麦屯生活过的也是“麦屯支部”一员的吴红雨。

当然,最应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和儿子,没有他们的感情支持和每天的视频通话,麦屯的冬天会更难熬。特别是,这本书源于我们仨一起经历过的事情。

邵志择

2014年7月6日于威斯康星大学“鹰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圣诞节：从西方到中国	1
隔膜解	1
“他们的心里没有圣诞节”	3
西方的现代圣诞节	6
上海租界圣诞节的商业性	11
其他城市的外侨与圣诞节	15
圣诞节渐入中国社会——《北华捷报》所见	17
圣诞老人、灶家老爷：“来者”与“去者”	23
第二章 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	29
外国冬至	29
耶诞庆贺渐入华人社会	35
教会机构的世俗化努力	39
圣诞节的社会化	44
第三章 圣诞节的商业化和狂欢化	54
圣诞节广告和圣诞老人的商业化	54
圣诞大菜和火鸡	64



圣诞舞会·····	69
圣诞节的欢乐化和狂欢化·····	77
物质庆祝形式包裹了圣诞节·····	82
第四章 非基督教运动与圣诞节 ·····	87
从非宗教到非基督教·····	87
“非基督教周”·····	91
围绕圣诞节的非基督教运动·····	97
“本位文化”与“洋节”之争·····	110
第五章 孔子的“圣诞节” ·····	118
丁祭和诞祭·····	119
西学西教对孔诞庆贺的影响·····	125
丁祭还是诞庆?·····	129
孔子诞辰成为“国家纪念日”·····	138
孔子诞辰纪念日——一个被发明的传统·····	143
第六章 圣诞节在当代中国的流行 ·····	148
圣诞节的重现和趋热·····	149
圣诞元素与圣诞节的商业化·····	162
“外国年”和“中国年”·····	174
“圣诞盲”们的圣诞节·····	183
第七章 重构的社会化节日 ·····	188
“海派圣诞”·····	189
重构的社会化节日·····	196
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	202
参考文献 ·····	208
索引 ·····	220
后记 ·····	224

第一章 绪论——圣诞节：从西方到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来中国传教和经商的西方人大概不会想到，他们文化中最热闹的一个节日——圣诞节，有朝一日会在中国的某些城市里成为一个嘉年华式的商业化世俗节庆。20世纪初，一位德国记者目睹了上海的西方式繁华，但是他仍认为在中国不断扩张业务并拥有精致生活习惯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至多也就是中国文明这碗肉汤里面漂浮着的肉丸子。^① 相对于庞大的中国及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而言，这话当然是对的。不过，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当时的上海也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在精神上、文化上、生活上正在成为西方文明这碗肉汤里漂浮着的肉丸子。

隔膜解

“中国人急切地想拥有所有外国人技术上的发明，机枪和迫击炮，飞行器和无线电报，热水壶和电影放映机，理发器和钢笔。”1928年在中国旅行的一个西方人如此写道。在中国的城市里，人们热衷于外国的各种时髦玩意，“外国菜肴、外国葡萄酒、外国游戏、外国服装、外国风俗——几乎所有外国的东西都成了时髦。”即使在农村，诸如自行车、热水瓶、手电筒、肥皂、火柴、香烟、罐头食品等被认为有用的洋货也都广为人们接受。^② 冯客在《洋货：摩登物品与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本书中，展示了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各种洋货的接受和使用状况，他认为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在物质现代化上并非受制于外

^① 《1903：德国记者蔡博(Zabel)眼中的上海》，《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王潍江、吕漪辑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② Frank Dikötter. *Exotic Commodities: Modern Object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



国人强加的影响,相反,洋货为中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新机遇,是可以供人充分利用的一套工具。普通人在一定的文化模式中使用外来物品,可以通过挪用(appropriation)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①,中国人也不例外。冯客借用法国学者德塞图等人的理论,认为消费也是一种生产,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消费就是一种社会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产品成为消费者的对象并产生个性化的意义。^②

洋货在中国的流行并非简单的物质消费,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渗透、文化适应(inculturation)和文化同化(acculturation)的过程。对西方物质的普遍接受并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多少总会影响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唐振常先生曾指出,“对于物质文化既经认同与接受,深一层追究其所以然,其结果便会是影响和促进对于西方制度文化的认同和接受。”^③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先物质后文化的接受逻辑。也许对中国这样有着深厚文化根基的国家来说,外来的影响确实需要以物质为基础,然后才能逐渐体现其物质背后的文化力量。物质消费是日常生活的基础和前提,俗语所说的开门七件事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我们承认物质能够改变日常生活的基础,那么人们的生活方式迟早也会跟着改变,文化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改观。当然,这种变化并不是抛弃原来的文化,因为文化一旦成型并经过长期的稳固发展,可在相当程度上超越物质基础,外来物质文化并不一定会完全取代本土文化,在文化层面上确实存在着现代性的本土化现象(Indigenization of modernity)。^④

同样,首先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外来影响也可能慢慢地在物质上呈现出来,换言之,精神文化也可以向物质层面转化。近代以来,不能在物质层面上落实的外来文化要得到中国人的认可往往异常困难,因为它要直接面对中国自身强大的文化传统的阻力。反之,如果一种文化形式能找到物质层面的足够支持,它早晚会被中国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也就是说,不能物质化的外来文化对实用理性特别强的中国人来说,因为很难体现它的好处而可能显得处处隔膜,而一旦它能够给中国人带来日常生活上的物质利益,这种隔膜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除。民国时期的一个中国人曾在圣诞节时对中国社会中的隔膜现象颇为感慨,他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因为人们之间存在

① Frank Dikötter(2006), pp5-7.

② Frank Dikötter(2006), p11.

③ 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原载《二十一世纪》,总第11期,1992年6月),汪晖、余国良编:《上海:城市、社会与文化》,中文大学出版社(香港),1998年,第94页。

④ Frank Dikötter(2006), p7.

着生活上的距离，如要消除隔膜，还得由生活本身：

就近言之，这些时候和地方来很热闹地庆祝耶诞，这是为了耶稣人格的伟大，“牺牲自己，博爱大群”——彼此一点也不隔膜。有些表示十分融合起见，会通宵狂欢，不过却有十五元一客大餐以示限制，就见得不大“博爱”了。自然，在街头的不易“亲近”，这也由来已久，只在“八·一三”后更形显著而已。这“永远”还延续若干时日，我可不知道。热心之士抱着不平起来，提议准备把火鸡拎到街头去吃，“与民同乐”，可是大概这慷慨都想发表于筵席之间。等一会“焗猪柳元汁烧茨仔”与“白帽蛋糕”塞在嘴里，便也不免静默三分钟了。^①

作者用了反讽的手法来表说明，在中国人过耶诞的时候，圣诞大餐、白帽蛋糕和火鸡只是少数人的享受，与街头的乞儿和穷人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耶稣伟大人格所显示的“博爱”也就不那么博爱了，隔膜由此产生。其实，对那些在圣诞夜通宵狂欢的少数人而言，耶稣的“博爱”也需要通过物质消费——大餐、火鸡、焗猪柳元汁烧茨仔、白帽蛋糕，才能显出彼此之间“十分融合”。在这里，所谓耶稣的人格和博爱表征的是基督教文化，以吃大餐和通宵狂欢来庆祝是物质层面的事情，然而，这样的庆祝所“融合”的究竟是什么？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吃到火鸡和白帽蛋糕，圣诞节在中国人中间是否就没有了文化上的隔膜呢？

“他们的心里没有圣诞节”

耶诞是基督教中的四大弥撒之一，当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后，外国传教士每到此时必做弥撒是可以想见的。据说清初著名画家、也是天主教徒的吴历曾写过号称中国第一组“圣诞诗”（共九首五言律诗），其中有两首描写了圣诞弥撒时的场景：

乐国丰筵备，传乎起侧微。麦膏食不素，葡萄酒醉无归。玉冕三光烂，金衣五色围。台前多有德，朝夕近容辉。

广乐钧天奏，欢腾万众灵。器吹金角号，音和风狮经。内景无穷照，真花不断馨。此间才一日，世上已千年。^②

^① 霖长：《隔膜解》，《申报》，1939年12月26日，第11版。

^② 参见汤亦可编：《圣诞丛谈》，世界书局，1945年，第119页。该书转载了原刊于《教友半月刊》第十三号上的这些诗歌。按，吴历（1631—1718），字渔山，江苏常熟人，长期在苏南一带传教。



对基督教徒来说,庆贺耶稣的弥撒是令人欣喜的,但是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宗教文化上的隔膜不可以道里计。我不知道在吴历的那个年代一般中国人是如何称呼耶稣的,近代江浙一带的人则最早把它叫作“外国冬至”,后来这个叫法流传到国内其他地方。“外国”一词表明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界限,“冬至”主要是时间上与我们自己的节日的临近性,似乎又显示了一些消除隔膜的意味。但是,“外国冬至”这个称呼纯粹是文化附会式的叫法,虽然用了“冬至”这一中国人熟悉的节名,反映出来的却是巨大的文化差异,属于文化交流中捷径取向(short-cut)的产物。如果我们对圣诞节进行深入的了解,就可知道这个宗教纪念日确实与西方的冬至日或冬节有关,但是同治、光绪年间的中国人对这个西方宗教节日的历史渊源缺乏深入的了解,“外国冬至”的叫法纯粹是文化误读中的巧合。

耶稣究竟诞生在哪一天?《圣经》和古典宗教文献并无记载。西方宗教界人士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5月20日,也有人认为是4月19日或20日,另有11月18日、3月28日等说法。公元四世纪时,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在12月25日庆祝基督诞生。这个日子其实就是凯撒历(Julian Calendar)的冬至日,也是庆祝光神(Mithras)的日子。在古罗马时代,人们从12月17日开始欢庆冬至日(Winter Solstice)前后的农神节(Saturnalia),大部分罗马人欢宴、游戏、狂欢、游行,一直延续到1月1日。为了对抗古罗马异教徒的这个冬天节庆习俗,教会开始在冬至节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同时把原来农神节的民间习俗加以改造,这样就形成了圣诞节的习俗。^①可见耶稣诞节与冬至节在西方确实是同源的。

在所有北半球的各种文化中,冬至都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它代表着人们希望从萧杀死寂向春生夏长秋收转变的心愿。从象征的意义上说,冬至表明生命对于死亡的胜利,所以耶稣降生(圣婴)在基督教中标志着人类生命的新开始,圣诞节的重要性由此体现出来。圣诞节并非仅仅景仰作为个体的耶稣,按照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整个人类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纪元。^②中国人认为秋冬的阴气到冬至这天达到极点,此后阳气便开始逐渐上升,因此值得庆贺。从历法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对冬至的理解与西方人基本相同。但是,由于基督教对西方古代冬节的改造掩盖了圣诞节的历法含义,近代中国人又无法理解这个节日在

① Penne L. Restad. *Christmas in America: A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5.

② William B. Waits. *The Modern Christmas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of Gift Giving*.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9-11.

西方基督教里所包含的宗教文化意义，所以就简单地附会在自己所熟知的中国冬至节上。

上海开埠之初，外国人对于他们身处其间的东方异域有着强烈的文化隔膜感和孤独感，每逢圣诞佳节之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我们与读者处于相同的境遇——异国他乡的居民——被无数对圣诞节一无所知的人们所包围，他们对我们所体会到的圣诞快乐完全陌生。这个令人怀念的节日似乎存在着特别的力量。到底存在何种巨大的差异使得中国人与我们如此隔膜！唉！可怜的灵魂啊！他们的心里没有圣诞节，他们的家里没有欢乐！^①

在《北华捷报》编者的眼中，被异域文化所包围的外侨社区（文中称为 *our little Christian community*，凸显了外侨社区的宗教特性）因有共同的圣诞节而格外团结。在他们的心底里，圣诞节显示了与祖国强大的联系，这种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联系值得他们远航到这东方的海岸来体会这种力量，他们从心底里喊出“happy, happy, Christmas!”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土地上过这个节日也特别体现了“我们”与“他们”之间巨大的文化、心理距离。

旅居上海的西方人当然知道他们的圣诞节与冬至的关系^②，但是他们并没有主动在文化上与中国的冬至节联系起来，也许是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冬至节，也许出自“我们—他们”的文化差异感而有意保持他们的宗教节日的纯洁性，故意不与中国人的世俗冬至节扯上关系。

生活在上海租界里的外国人以英国人居多，从《北华捷报》的文章来看，他们特别强调以家庭为中心的英国圣诞节习俗，举办圣诞晚宴是他们最重要的过节方式。有些年轻人远离家乡，也没有结婚，所以就想方设法在上海这个异乡寻找其他的过节方式。男人们像在英国一样去乡间打猎，甚至在旅途中的画舫上搞圣诞晚宴，据说他们的胃口比在上海的洋房里更好。^③ 他们也在圣诞节期

① *To Our Reader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850.12.28.

② 在《北华捷报》的一篇文章中，作者追溯了圣诞节的由来，其中特别提到冬至以及古罗马冬节的庆贺习俗。见 *Christma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870.12.28.

③ *Christma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870.12.28. 19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的上海，英国侨民家庭并不多，以家庭为中心的过节习俗在外侨社区里还不是很普遍，单身汉除了接受邀请参加聚会之外，有的躲在自己的住处阅读旧信以怀念美好的过去，或者去乡下打猎度假，也有少数人开始为中国的穷人做一些慈善活动，总之，过节的方式较为自由。见 *Christma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867.12.31; *Christma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868.12.28.



间举行传统的 Paper Hunts 这种体育活动^①，中国人称之为“令节跑纸”。《北华捷报》一再声称外侨在上海过圣诞节完全遵循英国（欧洲）和美国的习俗，所以经常 Yule 这个古英语单词指代 Christmas，以显示英国圣诞节的古老传统。在一篇文章中，作者写道，在中国这个陌生人的地方：

盎格鲁-萨克逊人仍然用他们自己的娱乐方式聚集在一起，我们是何等急切并成功地在中国将圣诞节与欧洲或美国的圣诞节融合在一起。我们传递着相同的友好的节日问候，教堂和家庭里有着相似的节日装饰，为不幸和贫穷的人们准备的慈善活动也同样举行着。事实上，我们把圣诞节的习俗带到了地球的尽头。^②

文化习俗上的差异使得生活在上海的英国人自觉地保持纯粹的英国圣诞节传统，他们忙于装饰教堂，忙于购物，忙于写祝福语，忙于包裹神秘的礼物，以便让圣诞老人分送给孩子们。^③

西方的现代圣诞节

在上海这个“模范租界”中，圣诞节的传统主要来自英国，后来才有美国圣诞节的引入。回顾一下西方尤其是英、美两国圣诞节的发展有助于认识它在中国的流播。

尽管古代基督徒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数年即开始过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和圣灵降临日，但是人们并没有庆祝他的诞辰。英语 Christmas（即 Christ's mass 或 Communion service 之意，指的是为耶稣举行的弥撒）出现得也较晚，Christes Masse 一词公元 1101 年才见于亨利一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圣诞瞻礼。^④ 在中世纪早期，圣诞庆祝主要限于教会、教堂内部，1300 年

① “跑纸”不知起于何时，至少在 1860 年代中期，上海的外侨就在圣诞节时举行此项运动。见 *Summary of the Week*,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866.12.22.1876 年圣诞前后举行了四次“跑纸”活动，其中圣诞日这次吸引了最多的参加者。见 *The Drag and Paper Hunt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876.12.28.“跑纸”活动是租界外国人的保留项目，每年都举行，圣诞节最为隆重，这种活动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仍很热闹。见 *The Christmas and Boxing Day Hunt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926.12.31.

② *Christma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871.12.28.

③ *Christma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880.12.30.

④ Francis G. James & Miriam G. Hill (Ed). *Joy to the World: Two Thousand Years of Christmas*. Four Court Press, 2000, pp9 - 10.

至 1500 年左右,欧洲所有基督徒都开始庆贺圣诞节,不再局限于教堂内,教会也开始接受一些流行的庆贺方式,如唱颂歌、欢宴,甚至跳舞,后来的许多圣诞风俗来自这一时期。^① 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英国从乡村到宫廷都有圣诞狂欢活动,宫廷的奢靡过节之风尤盛,所以,英国清教徒革命以后对圣诞节加以严厉禁止。^② 1656 年,取消圣诞节的法案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次年圣诞节,政府甚至派出军队逮捕参加圣诞活动的任何人。直到克伦威尔死后,英王复辟,教会也恢复了原来的地位,圣诞节的世俗庆贺活动才又慢慢回到英国的社会生活中。^③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英国圣诞节有衰落的迹象。有人认为这是受了工业革命的影响,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把英国过去的传统与现代生活隔离开了,现代的都市生活远不同于乡村,这导致根基于乡村的圣诞节习俗遭到破坏。在有些人看来,英国社会的碎片化(macadamized)减弱了包括圣诞节等节俗在内的传统文化。^④ 直到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圣诞节的世俗化庆贺才得以在社会中重获生机。在西方人把圣诞节的习俗带到上海的时候,英国和美国的圣诞节正处于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变过程中。^⑤ 后来流行于中国的圣诞节习俗正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和美国创造出来的新传统。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圣诞节比较优雅、节制,也不乏欢乐,与古代挪威和诺曼时期老的英国圣诞传统专注于吃喝、无节制的狂欢不大一样。^⑥

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从最初的移民时代一直到 19 世纪中期,都严禁过圣诞节,这是英国清教徒带到新大陆的禁忌。清教徒普遍认为圣诞节完全不可接受,浸礼会、长老会和贵格会的教徒甚至强烈反对宗教性的圣诞庆祝活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早在 1647 年就通过议会表决取消了圣诞节,连带着复活节、圣灵降临周也被取消了。1659 年,马萨诸塞州总法院通过一项法令惩罚那些

① Francis G.James & Miriam G.Hill(2000), p55.

② 以加尔文派原则为基础的清教徒采取普遍禁欲的措施,反对一切无谓的娱乐,对节日甚至是圣诞节的正常娱乐也进行压制。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见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卷第二章“禁欲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

③ Francis G.James & Miriam G.Hill(2000), pp112 - 114.

④ Mark Connelly. *Christmas: A Social History*. I.B.Tauris & Co Ltd, 1999, pp29 - 30. 英国乡村的圣诞节强调地主与佃农之间的融洽关系,地主一般要为佃农和雇工准备圣诞节食物,并邀请他们一起过节。这种传统的乡村圣诞风俗在工业化时代遭到很大的冲击。

⑤ 关于这个转变,许多有关圣诞节的专著中都有叙述,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 J.M.Golby and A.W.Purdue.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hristma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6, 第三章 *The Victorians and the Refurbishing of Christmas*.

⑥ Mark Connelly(1999), p31.



保留圣诞节的人:如果发现有人不劳动、宴请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庆祝诸如圣诞节之类的宗教节日,将被罚款5先令。^①英国演员凡尼·肯博(Fanny Kemble)1832年在新英格兰地区旅行,他观察到这里的节日非常少,“圣诞日不是一个宗教的日子,几乎也不是一个节日,新年也许稍微像一个节日。至于第十二日(按,英国圣诞节期结束的那天,即主显节),则没人知道”。^②尽管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严格限制圣诞节,但是在美国其他地区,如纽约市、宾州以及南方殖民地,17世纪和18世纪一直有民间和宗教性的圣诞庆祝活动,大部分圣诞习俗来自英国、荷兰与德国,这些地方的节俗大多注重吃喝、家庭聚会和娱乐。^③

19世纪中叶前后,维多利亚风格的圣诞节波及美国,加上原有的德国、荷兰等国圣诞习俗的传播,美国各地逐渐开始接受了圣诞节。1836年,阿拉巴马州率先承认圣诞节为正式的节日,此后到1890年,大部分州或准州都承认了圣诞节的合法性。^④1870年6月26日,美国国会正式宣布圣诞节为联邦节日^⑤,也就是全国性的节日。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同样出现了圣诞节的商业化转变。英国大约从1870前后开始有所谓的圣诞消费季(Christmas shopping),从圣诞节前第四周的周日(即标志着一年一度圣诞节期开始的Advent Sunday)开始直到次年年初假期结束。到19世纪末,商业化的圣诞节在英国已经很喧闹了,1898年圣诞节伦敦街头的购物潮令人目眩,到20世纪初,每逢圣诞节时街头人潮如涌,交通堵塞,不得不动用警察来疏导。^⑥商业性也是维多利亚时期圣诞节的一个时代特点。

美国的圣诞商业到19世纪60年代时已初具规模。著名的梅西百货公司(Macy's)在1867年圣诞夜营业至午夜时分,当天的收入达6000美元。1888年,梅西百货公司向顾客保证,凡在12月24日所购之物,当天即可送到,也可以要求在圣诞日送到。1889年12月份,纽约的梅西百货公司把162624份顾客所购的礼物送到了他们的家门口。^⑦到19世纪末,圣诞节的商业化已经使美国公众感到担忧,认为商业化损害了圣诞节的真正含义,《纽约时报》(1894

① James H.Barnett. *The American Christmas: A Study in National Culture*. Arno Press,1976, pp2-3.

② Penne L.Restad(1995),p17.

③ James H.Barnett(1976),p9.

④ James H.Barnett(1976),p20.

⑤ Penne L.Restad(1995),p104.

⑥ Mark Connelly(1999),p194.

⑦ Penne L.Restad(1995),pp128-129.